

关于冬天

老爸的金句

苏童

厄尔尼诺现象确实存在,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现在的冬天不如从前的冷了,前几年的冬天那么马虎地蜻蜓点水似的就过去了,让人不知是喜是忧。冬季里我仍然负责在中午时分送女儿去学校,偶尔会看见地上水洼里的冰将融未融,薄薄的一层,看上去很脆弱,不像冰,倒像是一张塑料纸。我问女儿早晨妈妈送她的时候冰是否厚一些,我女儿却没什么印象,事实上她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地上长出来的冰,那种厚厚的结结实实的冰。

北方人在冬天初次来到江南,几乎每个人都用上当受骗的眼神瞪着你,说,怎么这么冷?你们这儿,怎么会这么冷?人们对江南冬季的错觉不知从何而来,正如我当年北上求学时家里人都担心我能否忍受北方的严寒,结果我在十一月的一天,发现北师大校园内连宿舍厕所的暖气也在滋滋作响,这使我对严寒的恐惧烟消云散。

记忆中冬天总是很冷。西北风接连三天在窗外呼啸不止,冬天中最寒冷的部分就来临了。母亲把一家六日人的棉衣从樟木箱里取出来,六个人的棉衣、棉鞋、帽子、围巾,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穿上散发着樟木味道的冬衣,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

必须走到大街上去迎接冬天的到来。

冬天来了,街道两边的人家关上了在另外三个季节敞开的木门,一条本来没有秘密的街道不得已露出了神秘的面目。室内和室外其实是一样的,闲来无事的人都在空地上晒太阳。这说的是出太阳的天气,但冬天的许多日子其实是阴天,空气潮湿,天空是铅灰色的,一切似乎都在酝酿着关于寒冷的更大的阴谋,而有线广播的天气预报一次次印证这种阴谋,广播员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用一种心安理得的语气告诉大家,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正在南下,明天到达江南地区。

冬天的街道很干净,地上几乎不见果皮壳之类的垃圾,而且空气中工业废气的气味也被大风刮到了很远的地方,因此我觉得张开鼻孔能闻见冬天自己的气味。冬天的气味或许算不上一种气味,它清冽纯净,有时给鼻腔带来酸涩的刺激。街上麻石路面的坑坑洼洼处结了厚厚的冰,尤其是在雪后的日子,路人们为了对付路上的冰雪花样百出,有人喜欢在胶鞋的鞋底上绑一道草绳来防滑,而孩子们利用路上的冰雪为自己寻找着乐趣,他们穿着棉鞋滑过结冰的路面,以为那就叫滑冰。江南有谚语道,下雨下雪狗欢喜。也不知道那有什么根据,我们街上很少有人家养狗,看不出狗在雨雪天里有什么特殊表现,我们始终觉得这谚语用在孩子们身上更

适合,孩子们在冬天的心情是苦闷的寂寞的,但一场大雪往往突然改变了冬天乏味难熬的本质,大雪过后孩子们冲出家门冲出学校,就像摇滚歌星在歌中唱的,他们要在雪地里撒点野,为自己制造一个捡来的节日。江南的雪让人想到计划生育,它很有节制,每年来那么一场两场,让大人们皱一皱眉头,也让孩子不至于对冬天恨之入骨。我最初对雪的记忆不是堆雪人,也不是打雪仗,说起来有点无聊,我把一大捧雪用手捏紧了,捏成一个冰碗,把它放在一个破茶缸里保存,我脑子里有一个模糊的念头,要把那块冰保存到春天,让它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宝贝。结果可以想见,几天后我把茶缸从煤球堆里找出来,看见茶缸里空无一物,甚至融化的冰水也没有留下,因为它们已经从茶缸的破洞处渗透到煤堆里去了。

融雪的天气是令人厌恶的,太阳高照着,但整个世界都是湿漉漉的,屋檐上的冰凌总是不慌不忙地向街面上滴着水。路上黑白分明,满地污水悄悄地向着井里流去,而残存的白雪还在负隅顽抗,街道上就像战争刚过去,一片狼藉。讨厌的还有那些过分勤快的家庭主妇,天气刚刚放晴,她们就急忙把衣服、被单、尿布之类的东西晾出来,一条白色的街道就这样被弄得乱七八糟。

冬季混迹于大雪的前后,或者就

在大雪中来临,江南民谣说邈邈冬至干净年,说的是情愿牺牲一个冬至,也要一个干净的无雨无雪的春节。人们的要求常常被天公满足,我记得冬至的街道总是一片泥泞,江南人把冬至当成一个节日,家家户户要喝点东洋酒,吃点羊羹,也不知道出何处。有一次我提着酒瓶去杂货店打东洋酒,闻着酒实在是香,就在路上偷偷喝了几口,回到家里面红耳赤的,棉衣上背上则溅满了星星点点的污泥,被母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通。现在我不记得母亲是骂我嘴里的酒气还是骂我不该将新换上的棉衣弄那么脏,反正我觉得冤枉,自己钻到房间里坐在床上,不知不觉中药劲上来,竟然在床上睡着了。

人人都说江南好,但没有人说江南的冬天好。我人对季节气温的感受总是很平庸,异想天开地期望有一天我这里的气候也像云南的昆明,四季如春。我不喜欢冬天,但当我想起从前的某个冬天,缩着脖子走在上学的路上,突然听见我们街上的那家茶馆里传来丝弦之声,我走过去看窗玻璃后面热气腾腾,一群老年男人坐在油腻的茶桌后面,各捧一杯热茶,轻轻松松地听着一男一女的评弹档说书,看上去一点也不冷。我当时就想,这帮老家伙,他们倒是自得其乐。现在我仍然记得这个冬天里的温暖场景,我想要是这么着过冬,冬天就有点意思了。

韩今

老爸去世十年了,奇怪的是,他英俊瘦削的形象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倒在我脑海里愈加清晰,给我们五个子女留下的一些“金句”,也愈加鲜明。“看人长处,记人好处,帮人难处”,“多种一棵芭芭草,下雨就能扒扒滑”,“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都是童年经常听到的父亲的教诲。

若论“金句”,首位当属那句:“积财千万,无过读书。”我们老家在淮安,爷爷摇着一船的稻米、莲藕送父亲到县里读书,后来考上江苏财经大学,也算是家乡飞出了一只凤凰。毕业后就来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工作,在一家营造公司当会计,这在当时算是一个体面的职业了。因此他深谙读书给他带来的变化,教育他的孩子“积财千万,无过读书”。其延伸的政策就是:“只要看书,就可以不做家务事。”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为逃避做家务,多读了好多书。小学毕业,班主任推荐我报考外语学校。妈妈不同意,因为外语学校实行住宿制,要另外置一套生活用品,每月还要伙食费,在家里吃饭,当双筷子就行了。在建委公司当会计师的父亲说,只要能好好读书,砸锅卖铁也要支持!他说马上和领导打报告,申请去无锡的新工地,每月可以增加9元补贴,就可以给我缴伙食费了。

初中进南外,踏入南京乃至全国的优秀中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起点。老爸的金句和实践在我的成长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工作以后,老爸还给我说过一句“成大事者,必固执也”的道理。他说这是解放前他的老板办公室里的一张书法,他解释说,只有坚持不动摇,才能干成大事。年轻十岁的妈妈取笑说:“你就是为你的犟脾气找借口!”难以忘怀的,是为那个改装的小电扇,我们父子俩之间的一场激烈“较量”。由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我高中毕业进了工厂,当了电工。夏天的石城,酷热无比,晚上通常把竹床、门板搬到门外,一把芭蕉扇,乘凉到半夜。为了给全家纳凉,我利用业余时间,把一台产品上散用过的8寸小电扇,重新绕线圈修理好,带回家来。用一根长长的电线,接到家门口。虽然没有护罩,

风也不大,但那个年代也算是“现代电器”了,一帮孩子围过来,听我讲着胡编的鬼神故事,一边吹着风扇,也是街上的一道风景。几天后老爸从无锡回来,看到这个电扇,问哪里来的。我说厂里淘汰下来的,我修好了。“这怎么行呢?”老爸说,“这还是厂里的财产啊!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赶快送回去!”我说:“这是报废的,应该属于废物利用,国家还提倡呢!”老爸搬出会计条例:“报废了也还是公家财产,在会计制度上叫残值,除非卖给你了!”我说:“厂里一些师傅也都是把报废电器修好拿回家用的。”老爸说:“那是他们不对!你不能拿,明天就给我送回去!”我把电扇一关,回家睡觉,不理睬他了。妈妈打圆场,说天热,用几天就送回去,说孩子大了,自尊心强,你不能好好说话吗。听妈妈帮我说话,来劲了,我在屋里又顶了老爸一句:“上次我们家下水道坏了,你不是也从工地带了一块铁皮回来修理的吗?”父亲大怒:“那个铁皮我是办过手续的,工资扣了五毛钱。你还年轻,没经历过运动,没吃过苦头!告诉你一条原则:公家的便宜不能占!”我和他赌着,就是没有送回去。老爸的固执又来了:“给你一个星期时间,下次回来,电扇还在家,我就送到你们厂去,找你们厂长谈谈,还团支副书记呢,怎么当的!”妈妈后来劝我,说你老爸就是这个犟脾气,你搞不过他的,送回去吧,这么多夏天都过来。等条件好了,我们买个风扇。这次论争记忆犹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老爸的固执取得了胜利,但我得到的“公家的便宜不能占”的家训在后来的几十年工作中更是受益匪浅。老爸晚年时,还做了一件“固执”的事。他和台湾的四叔、上海的五叔凑了10万元钱,给老家的淮安中学建了一个图书馆,捐了八千册图书。这中间他“固执已见”,排除了家庭、亲友、子女之间的种种不同意见,终于办成了这件善事。

老爸活到九十。告别仪式上,淮安中学专程用卡车给父亲送来一个直径两米的花圈,上面写着:“奉先人志捐书惠桃李,为后世范美德子孙馨”。老爸用“积财千万,无过读书”和“成大事者,必固执也”的金句演绎了他平凡的人生,也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

冬雨

尚庆海

你揣着雪的心思
飘落
我微笑着聆听
一种冷冷的落寞
当你淋湿我的发梢
又从我脸颊滑过
当你浸透我的痴情
告诉我另一种结果
我该如何
该如何收起
零落一地的花朵



《山村晨韵》 汤青摄

邀约一场雪

还是有些不过瘾的。这就好比一位容颜绝佳的姑娘,眼角没有了浅笑的驻足和流盼,姑娘还是姑娘,只不过少了一丝传神的韵味。耐不住冷风,烧起小火炉,与兄弟们纷纷围炉而坐,话匣子一下子打开,羁旅的愁思,他乡的悲欣,被小火炉熨帖着没了踪迹。

我是喜欢雪的。落雪的日子,浮躁的灵魂得到了沉潜,雪花带给我莫大的感动和启迪。儿时,在乡间茅屋看雪,一张张,一片片,纷纷扬扬,潇潇洒洒。整个村子霎时间被一层仙雾裹卷,岭上的雪儿欢笑着向村子奔

来。香樟树光秃秃的枝干上悄悄地长出了一朵白,桂花树也开出了白花,秋的感触和怅然刹那间画上句号。那时候,在雪后的日子里,我定会第一个溜出门去捧起一小捧雪花儿,小心翼翼地亲吻着她。呀!雪花羞湿地就化成了水,把我伤心极了。

雪啊雪,到底是只可远观而不能亲近。恰似人与人的距离,适度就好。远了就会平淡,近了就会生厌,人与雪的距离也不例外。高考后,背起行囊,远离了家乡。窗玻璃下看雪景也代替了在村子里看雪景,一道精致

的玻璃小窗,将冷意悄悄隔开,也将童年的欢乐一并隔绝。在窗玻璃下看雪景,也少了那时的单纯。小区的房顶,敞亮的马路,路旁的行道树,走在路上行人,疾驰而过的车辆,雪还是雪,只是少了一丝亲切。日子一天天忙碌了起来,不知是我忽略了它,还是她抛却了我,还是那一块透亮的玻璃窗阻隔了我所有的过往和记忆。

雨滴扑棱棱的,逐渐隆重了起来。雪还未来,不过也指日可待啦,寒潮来了,雪花还会远吗?所有的盼望也会如雪花般纷纷绽放。

一袋“香”冬

李秀芹

老友来访,送我一捧鲜花。置于书桌上,闲时看几眼,不仅养眼还养心,花香袭来,还养神。一周后,花束里的花开始蔫巴,但从室外进门后,还能闻到花香。

鲜花已成干花,摆在桌上已无美感,但不舍扔掉,遂将花瓣收拢起来,一半儿放进玻璃瓶内,一半儿用来做干花香袋。

找出几块布头,裁剪成小块,手工缝制成荷包,将干花瓣儿塞进去,封口。书橱上挂一个,衣橱里挂一个。一捧鲜花,在我家延长了寿命,

可以“香”一个冬天了。香包我好久不做了,小时候常见大姐秋天时采集野花花瓣,晒干后,留着冬闲时做香包用。那个年代别说买香水了,连雪花膏都买不起,大姐爱美,做个干花香包戴脖子上,塞衣服里,还让我隔一米闻闻香不香。

我连连说“香、香”,大姐便也送我一个,我也戴脖子上,塞进棉衣里。外出跟小伙伴玩,我也让她们隔一米外闻闻我香不香,她们都摇头说“不香”,我让她们靠近仔细闻,她们还是说不香,最后我从棉衣里掏出香包,告诉她们这里面装的是干花瓣儿,她们将头凑过来紧贴着香包用力吸溜

鼻子,终于笑着说“香”。春芸流着鼻涕,为闻香儿把鼻涕都擦我香包上了,我逼着她说了三遍“香”,才原谅了她。

后来,鼻涕娃长大了,连春芸也知道爱美了,山花烂漫时,她也跑上山采集一兜花儿晒干保存起来。农闲时,春芸学着做了几个香包,将收藏的干花瓣儿塞进去,一个放在枕头旁,一个揣口袋里,即便她做得香包比书包还大,我们也没闻到香味儿。

夏秋收集的花儿,晒干后香味保存不了多久,我长大后,早不戴香包了。就春芸傻,和我那个没读一天书的大姐一样“单纯”。但春芸自己偏说

“香”,说枕着香包睡一晚上,早上头发都是香的。懒得跟她辩论,她八成鼻子有问题。

春芸回怼,你们才傻,我这是靠意念闻味儿,香包在身边,就似人在花中游。

如今,岁月驶过半个多世纪了,回首往昔,我才懂得,人保持一颗童心多好呀,一袋干花,有人看到的是山花烂漫,有人看到的是一把枯萎,心境不同,“嗅觉”才有了差别。

这个冬天,我终于有闲,特一捧鲜花变成一捧干花,我也做成香包,收藏友情,收藏美丽,收藏岁月的芬芳,便有了带花香的好心情。

元旦发问

杨敏

元旦将临,新的一年开始了。南朝梁萧子云《介雅》三首之三中有“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的句子。“元旦”一词便由此而来。“元”字乃开始、第一之意;“旦”是个象形字,下边一横代表碧波方倾的大海,一轮朝阳正从海平面上冉冉升起,表示到了清晨。“元旦”意味着辞旧迎新,生活又翻开了崭新一页。

新的一页生活,怎样书写?在新年第一天,每个人都应该问一问自己。记得齐白石老人一幅画上曾题过这样的话:“今年又添一岁,八十八矣。其画笔已稍去旧样否?”我们不妨也学学白石老人的精神,问问自己的思想状态、工作作风、生活态度以至于一切,“已稍去旧样否?”是否以新的姿态跨进了新的一年?

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撰写着自己的书。它可能是一部平庸之作,也可以曲折深

沉、撼人心魄,充满奋进精神,如果心中是一片荒漠,春风吹入也只能扬起沙尘;如果心中燃着一团火,冰雪落入也会化为春水一泓。高瞻白石在“又添一岁”的时候,还向“天下高明”问自己的画笔,说明他心中始终充满一团奋进之火,这是他之所以成为不朽画家的奥秘,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宝贵经验。

元旦发问,在于立志。立志之后,贵在行动。君不见时钟的指针象把剪刀,一圈一圈在剪个不停;它不知剪碎了懒汉的多少计划、希望和理想,又不知帮助过多少勤奋的人按照计划、希望和理想,剪出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花环。时间老人时刻在提醒我们:抓紧今天!

要奋进,还要有勇于历险创新的精神。无数事实证明,走平坦的路,虽然轻松愉快,但永远在一个水平上;登陡峭的山,虽然要艰难险阻,但是步步向上,最终能达到顶峰,领略到绚丽壮观的无限风光。